

09

松江文史

(创刊号)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



政协松江委员会文史组编

目 录

卷头语

我对辛亥革命过程的回忆.....朱叔~~权~~^棣遗稿（1）

松江辛亥光复纪事.....杜诗庭（8）

“五·四”运动中松江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事

.....小 谷（31）

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攻克松江目击记.....张寿甫（33）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松江县党部.....陈贵三遗稿（36）

大革命期间亭林群众公审土豪陈金聚.....方开甲（40）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诗词

诗十首.....陆铸鼎（43）

诗一首.....杨秉文（45）

诗一首.....吴静波（46）

词一首.....施圣闻（46）

我对辛亥革命过程的回忆

朱叔建遗稿

辛亥为公历一九一一年，时我年二十七岁。前一年我以考取七品小京官签分前清法部举叙司。辛亥年闰六月，我请假南旋，晤陈陶遗先生，知革命暗潮如厝火积薪不可终日。不三月，而武昌首义，各地相继独立。上海陈其美以十一月四日(旧历九月十四)；苏州陈德全以五日。翌日(农历九月十六)松江士绅不期而集于市政公所，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响应苏沪通电宣告独立。徐锡之倡议公推钮惕生先生(永建)为松江军政府司令，众无异议。继又推沈思齐先生(惟贤)为副司令。并推谢宰平先生(葆钧)为民政部长；钱选青先生(铭铨)为财政部长；沈思齐先生兼司法部长。时前清松江知府事为戚升淮(扬)。徐锡之奋起与其他数人驰入署，手提布包炸弹(或云假的)，面索印信，限期交出公款档案迁出府署。(戚绍兴人，前清翰林，在松曾被杨了公指控，目为伸手龙图，北洋军阀时期出任江西省长)。(徐锡之松江人，钮先生的学生，松江电灯厂经理)全市遍悬白旗。

一、松江军政分府

军府设在原江南提督署。提督刘某出巡未归，群众相率入占之(提署系明朝徐阁老阶旧宅)。有义形于色当仁不让者二三人，倡议分别部署指名任职，众皆唯唯，经正副司令首肯，于是若者为总务、若者为军务、为军需、为机要、为兵站、为文牍顾问，即日开始办公。在事者大都为同盟会同人及紫岗学舍学员(紫岗系钮先生本乡所办军事学校)。钮先生健谈，每日会餐，即非讲演亦滔滔不绝，主要在编成松军，会师北伐。

钮先生，上海马桥乡人，前清举人，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以第一

名为张香涛制军所器重。唐才常之死，先生回乡办讲习所，注重军事学，兵法体操。晨起实习打靶，能中飞禽。我以通家子时往参观。先是先生与上海朱书楼师莫逆，我父延书师课我兄弟读，先生每到松必顾我家。与书师我父剧谈。连宵达旦，亘数日夕不倦。有所写作手不停挥，能五官并用。然急功近名不甘寂寞，其一生依违于反动统治之间，虽心非之，而本不肯立异决弃，以故末路沉沦于台北。

沈思齐先生，松江举人。大挑县知事，后补浙省，历署剧县首县，兼浙抚增子固总文案，赫赫有能声。一旦闻武昌首义，星夜决弃回乡，自动剪除发辫。被推副司令，其机警善变如此。

军府草创，千头万绪，以练兵筹饷为第一。但既无计划，又无专款，悉索散赋，罗掘俱穷。于是财政部之外，有所谓筹饷局者，有各界募饷团者，有以军府少数人名义要求借贷于富室者。少数用事者既大为乡人士侧目，即负责财政者如钱选青、谢宰平、闵瑞之(璩)夏昕渠(允麟)诸君亦莫不仰屋扼腕，同盟会同人中亦有谓以一县之力而经营全局，徒苦我民无裨大局，望望然去之者。我初任文牍，后改顾问，乃与袁仲廉(希濂)、李芑香(惟翰)、吴叔子(前枢)、张少白诸君发起松江政论会，每周出一小型报刊，对时政有所商榷。

南京光复后，我与张聘斋、李芑香、张慰丹等随陈陶遗先生(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到南京，参加同盟会临时大会，听各省都督报告各省情况与演词，莫不趾高气扬，激昂慷慨，然而基础薄弱，组织散漫，敌我对比估计不足，徒欲以虚声压倒实力，不满一年，而革命所得仅有的果实，悉被军阀篡夺尽净。所谓民党除投降分化被屠杀外，少数坚强不屈者，仍不能不度其流亡生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革命失败的公式，不独辛亥癸丑之役为然也。

孙中山先生回国至上海，与陈其美、戴天仇到松江同盟会支部(西门外陈化成公祠，即搭射园遗址)，陈陶遗先生任招待，留有摄影。中山先生又到城内清华女子中学校，由校主夏昕渠、教师顾稼轩、张聘斋等招待，有全校师生欢迎中山先生照片。中山先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吕天民同志(志伊)为司法部长，以我为秘书，我未及往南京到差，而政府已撤销。

松江政论会对于军政分府的意见，其较重要者有如下几个问题：

(甲) 地方新官制：松江独立之初，已推定民政、财政、司法三部，此仅为治理松江一县而设也。前清原为府县两级制，光复后府州一级除浙省初期尚存其旧外，其余各省即已废止。松江本为一府七县；华亭娄县同城，合并一县，改名松江。乃未几而忽有推举民、财、法三总长以辖治六县之议，而上海不在其列，政论会不能默尔而息也。报刊发表后，此议遂作罢。

(乙) 民刑审理与人权保障：审判员直接审理案件，而六七少年日夕孳孳以持其后；权限不明，审判员等于傀儡，书记对当事人擅自留止，对诉讼代理人的申入可以自由拒却，不依领导指挥，又当局对民诉案有不准保释者。政论会据调查及时提出商兑。

(丙) 军府决算问题：北京正式政府成立，陆军部通令各省所属军府以次撤销，松江当不例外。然而收支报销迟之又久，迄未公布，仅据财政处一方面极混涵的报告，于财政部支出七万数千元，而总务科以事务繁剧不暇清理；军务处以款多活支，无从结束为辞。当此战事告终，除了清理帐目准备移交，似再无有其他繁剧公事可诿为不暇者。所谓活支，某事用若干，某物费若干，亦尽可就活计支据按类归纳，不过一算手一书手之劳，可以刻日蒧事。而竟迁延又迁延，一若好整以暇，并无其事者然。以松人办松军，竭松人之脂膏，供军府短期的生活，而迄未能以一纸决算，示松人以大公而昭大信。直至癸丑讨袁，卷土重来，皇皇然复欲以松军相号召，孰听之哉？

二、中山先生到京、同盟会合并改组国民党、民主报出版

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袁世凯请先生与黄克强先生(兴)入京，命步军统领衙门，凡先生车行所过路线，遍铺黄土断绝交通，居然以帝王出入警蹕仪制对待先生，这说明袁氏脑中帝王思想的牢不可破，洪宪春梦，其所由来者渐矣。

两先生旅邸在铁狮子胡同某宅，富丽堂皇，赛似皇宫。我们(时亚子未到京)征得两先生同意，临时发起在京南社同人雅集，摄有全体像片，刊入南社二十集首页，背面有同人题名录。可惜我的一份已经乱散失！

两先生在京应各党各团体请求，演讲无虚日。袁氏与中山先生表面互相推崇，似和谐乐观。袁欲以全国铁路督办屈先生，先生毅然引为己任。但袁氏暗中嫉视民党，广布爪牙，扶植恶势力，向民党无孔不入地进攻，党员被其收买分化暗杀者日有所闻，中山先生扩然大公，喜怒不形。内部同志怒焉忧之，特别宋遁初先生(教仁)机警突出。每领袖会议痛切陈辞，夫己氏野心极大，势不两立，应急谋对策。经相当时间的酝酿，于是有联合五个小党组织国民党之议。当时策略，欲以政党的绝对多数效法西欧责任内阁制来束缚夫己氏总统制的野心，然各党对民生主义和女子参政权有矛盾，虽再三忍让多方说服，最后民生主义仅在宣言中略一提出，期之将来，而妇女政权竟被取消。所以国民党开成立大会宣布党纲时，女子北伐队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登台厉声质问，继而挥拳，会场秩序颇乱，幸赖中山先生出而解围。尔后每开会，沈佩贞一见宋先生即跃起以摺扇不断地扑宋，从此宋先生与会议席竟绝缘。一方面袁世凯收买沈佩贞为顾问。

党既宣告成立，于是组织本部，分部设长，机关庞大颇似政府(当时各党组织大同小异)，所合并的各党领袖，各占一部或两部，非部长即副部长，其下设各股干事。总务部部长为殷铸夫(汝骊)，副部长为周志成(珏)，交通部部长似李印泉，财政部部长似陆见山(定)，其余已不能尽忆，我任机要工作，受殷、周两君指挥。

同时，党还办一机关报，命名民主报，规模也不小。报社社长为仇榘存同志(亮)日出大型报一张或数张，主持内部者刘揆一即其一。社论特约，章行严先生其最著者也，我也叨陪末座。

民元三月，政府由南迁北，因而延长临时期间，由六个月展至十个月。然而半年之间内阁三易，未办一事。始焉唐少川内阁以与总统权限之争而辞职，继焉陆子欣内阁以不得参院信任而病假，而辞职，辞职不遂而派代。乃有再展临时期限之说。是年九月初八日民主报乃有“痛临时政府”之社论；临时约法规定变更约法非参议院大总统不得提议增修。乃山东都督周自齐忽通电倡议撤销内阁总理，蔑弃约法，得罪民国。七月初七日民主报于是有“辟邪说”之社论。政府越规毁矩，内阁虚悬无主，其症结所在，实惟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之争。故七月初二与七月十四日民主报有“总统与内阁权限问题”、“两院势

力平均之争点”的两文。其时各省都督日日提倡军民分治，日日宣示军人不入政党，乃对参议院同意阁员投票，纷纷函电质问，强行干涉，甚至参院外部宣告戒严，内部乃迁就其固有之政见。于是八月某日民主报有“军人干涉政治足以亡国”之社论。

不但此也，湖北三武之一，武昌起义有功之张振武与方维两将军入京来见大总统，袁世凯密令军警于正阳门大清门中间之石栏内围捕之，械击军政执法处，袁亲自电话命陆建章立即枪决，万众同声愤慨。参院质问不得要领，于是震撼中外之弹劾案，提上日程，虽以法定人数不足，未经讨论，但案情重大，民主报有分析研究之必要。缘此案发生，造意于黎副总统之一电袁之命令执行，亦惟以黎电为根据。是则弹劾之目的疑在黎而不在袁。然弹劾副总统，只见之美国宪法，我国约法无明文规定。黎电之造意，无论其为挟嫌诬陷，为逢迎当道，甘作傀儡，更无论其用副总统或湖北都督之名义，在参院仅能依约法十九条第十款咨请政府查办，而不可能比附第十一第十二两款为不及格之弹劾。然则将进而弹劾袁总统乎？约法第十九条第十一款弹劾总统仅限于谋叛行为。此案仅据黎片面捕风捉影之词，不交国家司法机关依法搜集证据公开审判，而擅自掩捕屠杀如刳羊豕，其为专横目无法纪，固不能为其曲讳，然谓之违宪则可，谓之谋叛则不可。是则弹劾之对象似不在总统，更不在副总统。无已，其惟国务员乎？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五条大总统发布命令，须国务员付署。今张方之死，仅由并无民国法制上官厅资格之步兵统领衙门宣布罪状，国务员并未付署。则在国务员为溺职。若总统不交国务员付署，则在总统为侵权，总统纵不惜以国家最尊严最荣誉之元首而贸然出身，以当政海之狂澜，而在吾人尊重约法苟非谋叛行为，断不能以不当负责而轻负以责任，使野心家可以揭破脸面，明目张胆遂行其侵略政权之手段。况侵权溺职同为违法，无论如何，国务员总不能逃出桎梏之罪。且此次陆军总长之转电黎副总统，更有其代负责任之实证。民主报于是年八月三十日社论提出如上之意见，供参议院参考。

在这半年中，我以新闻记者名义（民主报兼女学日报）日日驱车于国会、国务院之间，两院会场活剧光怪陆离，令人哭笑不得，而以众院为甚。有时群起拍案顿足墨匣横飞，几于一哄之市，有时互相笑

骂，一人痛哭，两人挥拳，甚至讲台上摔交。国务院则冷冷清清，瑟索无生气。但植之秘书(涛)接待新闻记者，每日碰头出示新闻数则，大抵无关政要，国务院秘书长黄劭甫先生(广圻)住北京饭店，不常见，见亦照例寒暄而已。

始我与陈陶遗先生等随中山先生入京，秋后中山先生出京，仍相随南下。事隔五十年，脑皮原有的影像已模糊不清，现在仅就其尚未泯灭略可辨认部份加以洗涤复制，并参考当时仅存之文稿，征询旧同事吴信三老先生，述其概要如此。其中失却辛亥时代之精神风貌，当然不免，务祈海内君子不吝指示和纠正！

三、国民党江苏省支部 江苏省议会

我们随中山先生南下后，陈陶遗先生主办国民党江苏支部，准备第一届国会议员和江苏省议员的选举。其时宁苏尚沿旧制分治，宁支部由方宕如(潜)在南京进行。苏支部设在苏州沧浪亭。我与许苏民先生终始其事，国民党与进步党竞选，我党获胜。民国三年春(一九一四年)第一届参众两院与省议会先后正式开幕，省议会互选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许久香先生(鼎霖)当选议长，钱强斋(崇固)、沙健庵(元炳)两先生当选副议长。许议长以事久假，会务一切由强斋先生主持。时秘书长尚虚悬，我以文牍科秘书与议事科秘书张逸笙先生轮流代理出席，其后始有黄允之(守孚)来任职。是年六七月间四都督讨袁失败，国民党被解散，议员资格被取消，强斋与我皆浩然归去，沙副议长始来就职，但其时议员已不满半数，不能开会。无何，参众两院与省议会同时被解散，直至袁死黎继，法统回复，省议会亦继续召开，时民国六年矣(一九一七年)。

附 记 两 则

(一) 宋案内幕

民二年三月宋遁初先生入京将组织内阁，不幸在上海北火车站被贼狙击，弹中要害，越夕即逝，全国震惊！时沪军都督陈英士南京留

守黄克强向各方搜查证据，得赵秉钧(时袁贼国务总理共和党首领)、洪述祖(财政部职员)与上海流氓应桂馨往来密电甚多，出事后应电赵，有“梁山魁首已毁”一语，其余隐语尚多，购得袁氏密电本子，全都译出，由陈陶遗先生交我整理。一方面交上海地检厅提公诉。时检厅长蔡季平(名光辉与我为松江融斋书院同舍生)签传赵秉钧到案，屡传不到。将改用拘提，适讨袁失败，全局大变，事遂中止。其后赵竟被袁世凯毒死，洪述祖畏罪逃职，应桂馨胆敢到京索酬，袁厚待之。护送到津，在车中杀之以灭口。凶手武士英被拘后死狱中。洪述祖后判绞刑，执行时新绞刑机用不如法，头亦落地。

(二) 刺陶焕卿凶手

杀陶者一说为蒋某，一说为王某。陈陶遗先生语我，非他人，蒋介石也。焕卿与英士党派不同、极不相能。光复后陶到沪，又发生争执。英士遣小蒋贼之。陶遗深夜冒雨至沪军府排解，已不及。归途覆轸而踣，断一眉，药裹赴武昌、黄陂，问：“得毋流矢所伤？”遗笑颌之。

何震生尝语我，宁波都督黄金发与英士、介石为拜把弟兄，黄老大，陈老二，蒋老三。大家呼蒋为小蒋。黄到沪与陈挟妓饮酒，必呼小蒋写局票。陈果夫、立夫因之尊蒋为三伯。

写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松江辛亥光复纪事

杜诗庭辑

前言

是编资料，大半采自《申报》，《松江军政分府暂行章程》则录自《实行立宪汇编》内，转载自十月初三日《经纬报》，其余偶有一二，得之乡耆口述，佳者存之，疑者阙之。每段附注，则就编者所知者书之，散钱上串，诚无足道，第五十年来，尚未有辑之者，中如苏沪行政系统上之分歧，以致酿成苏垣于松江指令上之历次矛盾，若不汇而综观，则此种迹象，易于湮没。是斯编之辑，有可供后者之稽考。至卷中如政论会等，或著绩未宏，或昙花一现，似可不载。然夙处专制政体下之余生，一时风发泉涌之人心，与喁喁望治之殷怀，未容汨没，亦附存焉。全编辑自辛亥九月，迄十一月十三日民国元年元旦止，琐细甚多，疏漏难免，姑聊以覘一时崖略云尔。

光复初期，合华娄两县称华亭县，至民国三年，始由省垣改名松江县。

诗庭 附记

纪事云：

清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义，九月十四日，上海应之，翌晨，苏垣与浙江之杭垣，相继独立。

九月十六日，松江郡城各界人士，集会议于华娄城自治所，公举钮永建长军政，谢葆钧长民政，沈维贤长司法，钱铭铨长财政，承上海军府指导，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城厢内外，悬挂白旗，市面安堵如常。

诗庭案吾今记松江光复事，先分两个阶段，（一）光复前酝酿沸腾时期。（二）光复后草创纷扰时期。

光复前酝酿沸腾时期

九月初一日，华娄城自治所成立。清季推行立宪各郡县都有自治公所组织，由地方官遴选城乡知名士绅，充任议董，华娄城治自所，在西门内方正学祠，亦即融斋书院址，当日地方重要会议，均集于此。

官绅会集普照寺警局，商议提前举办各防，以资巡缉。市上银根奇紧，乡民肩花米来城易钱者，各商店均辞以无钱可应，亦有乘间扣勒物价，图暴利者。

初六日，驻郡江南提督刘光才卸篆。

刘督连日接两江总督张人俊新任提督张勋电，请从缓交卸，而刘去思甚切，初五日晚，已派中军余志斌赍印信赴宁，随携眷侨居沪上，事先刘奉江督张电嘱，飭派中军余志斌督率留防营，驰防上海制造局，刘集议之下，以松江虽有留防一二三叁营而分戍七县四乡，其在城防守者不及半数，若再分调，松防未免空虚复电未允，旋得宁电，仍嘱拨队防沪，刘乃令第二营管带刘炳峰率兵两哨开往，既而又嘱从缓，经刘督亲赴上海制造局，面与局中张总办商洽一切，返松后，又飭第二营于初八日率队赴沪，在道经新桥莘庄之间，又接命令，仍飭回松，盖张总办新得江督电准，就近吴淞防营中抽调三百人，故不需松兵开往，至刘光才此次急于交卸，而张江督一再电留，中有请公垂怜大局之语，彼此窘迫之状可想见矣。江浙接壤，松尤与浙毗连，日来杭垣风声日紧，居民连有自杭迁松者，故郡中冬防，决定提前举办，现文武员弁，每夜轮流出巡，舆马声喧彻夜不绝。

初八日，商会同人，以时局岌岌，亟集众会议，组织商团，即日筹备成立，以资捍卫。今日沪杭火车运到兵六百名，转车赴沪，云为保护制造局，及龙华火药厂。在转车赴沪途中苏路公司突接一函云：

“贵路并非军用铁路，何得为满清装兵，若不即行扣留，当即以炸弹从事”。公司得讯，立即电致莘庄站，嘱将兵车折回松江，嗣知为旧绿营兵及盐捕营兵，自上海光复后，该兵等即由松沿铁路步行到沪，齐向民军投顺。

十一日，郡中银根奇紧，钱业暂停收付。地方人士议以全节育婴两善堂名义出为担保，曾请戚郡守禀借新币十万元，初十日得苏托程复电云：“松江戚守及沈李两令同鉴，禀悉，省库艰窘万状，无可挹注，新币存沪，已电飭沪道核明飭遵，仍候督院核示抚院佳印。”郡人得讯后，当推雷继兴为代表赴沪面谒上海道刘襄孙燕翼商量借款手续。城自治所诸绅，本日邀地方人士二十人，开谈话会，以时局紧张，民团亟须筹办，庶可自保，当场推定谢宰平、郑子松、钱选青，晋謁府县各官长，请即遍拜城内外各绅富，劝令各顾危局，共出维持，拟推雷谱桐总理团务，钮铁生总司教练，需经费约二万元，公同设法筹集，即就城自治所为筹备处，即日召开大会，互商进行办法。浙地纷乱状况，日形紧迫，彼地居民搭火车避往沪上者，车上几无容足地，谢宰平提议，先事预防，拟请飞划营第三营官带沈梦莲赶率所部五百名，常川驻扎郡境，以防浙西土匪窜扰。

十二日，有剪发洋装之两少年，手携皮包，自沪到松，历游城西大街各处，见商家招牌，有用满汉首饰，满汉筵席者，均劝将满字改易大字，两人措辞和霭，故各商店均乐从其议，纷将满字招牌，自动更换。

十三日，郡守戚扬，得上海独立响应报告后，立传华娄两县令及飞划营沈管带到署商议，随犒合署丁役人等，每人银洋二十元，连夜将署内粗细各物，搬迁藏匿。嗣得今夜未袭府署消息，戚守遂声言查街，前后卫以小队，徒步北走，旋乘二人小舆出北门，潜伏停泊生生桥河干之枪船内，民间得讯，大生恐慌，皆谓太守先去，以失民望，合境哗然，而地方名富户，因亦纷纷迁移，一时搬运箱笼物件者，街头如织，华捕厅及留松委员均将眷属他迁，霎时府署前，人民围观者甚众，后谢宰平等到场苦口劝散，一面飞函请戚回衙，人心始定。入夜，府县官均出巡查，中营余管带，飞划沈管带暨留防第二三营管带、警察局、消防队，各荷枪列队往来巡查，不绝于途，即以普照寺警局为集中出发点，绅士中如谢宰平、杨荫安，亦皆绕行街市，以安人心。郡城府县长及地方士绅，今日在城自治所，会议保卫地方治安办法，一议请款维持市面，前商借十万元之说，因沪银已罄，当再推定雷谱桐、杜鼎梅、钱选青，即日赴沪，晋謁上海道，再与磋商。一议

推广警察名额，原有巡士一百二十名，今拟添招三十名，专司巡逻，地方警捐，一律加倍征收，以四个月为限。一议另募民团，谢宰平提出意见六条讨论，并以飞划盐捕中营管带沈梦莲都戎，所部大半土著，以之捍卫乡里较为得力，拟约常川驻郡，维持治安，又另募民团五百名，亦请管带推选管带充任，更请戚郡守为监督，雷谱桐为办事部长，至筹款购械各事宜则由合郡各绅，共同襄助云。

十五日上午七时，驻松留防兵勇，讹言太守出走，恐民军到松命其出击，咸图逃窜而苦手中无钱，因共趋东门外信元、公和两典敲开大门，纷以行李衣服等物强当高价，典伙不敢与校，悉依索价照付，于是愈聚愈众，柜前常有百数十人，喧扰不堪。经商由余管带志斌请其消弭此种状况，余遂禀商戚守暂发饷银二月，纷扰始获渐定。本日释放华娄两监狱重犯四名，因均为好枪手，随即派充府署卫队。下午，上海有民军职员谢某来松，径至商会，报告制造局已经克复，于地方丝毫无扰，各界悦服，松沪近在咫尺必有所闻，可否令众一体悬旗欢迎，商会诸人答以不扰民间，诚敬会之至愿。惟今晚松地风声鹤唳异于平常，已通知消防队，彻夜梭巡，借防宵小窃发。谢因曰：“办法固应尔尔”。言毕兴辞而去。于是城厢内外店铺居户，连夜赶制白旗，以便即时应用。夜间虑有警变，城内外消防队各纷纷准备施救工作。郡人杨了公今晨自沪致电戚郡守云：“松江大局由于公捐助军饷一千元，准领快枪五百支、大炮数尊，交钮君铁生，为学团讲武会之用，望太守安心办事勿恐，并望出示晓谕，以定民心”。戚守得电后，随出简单告示曰：“本府督兵巡查弹压，如有土匪抢劫，当场拿获立即就地正法，如敢抗拒格杀勿论”。告示结尾仅署月日，不用宣统纪年。城自治所各议董，邀集各界开紧急会议，以时局艰危，而银根停滞，无款可筹，因各当场认捐，以便应付一切。城内外巡警各发枪支以备不虞。今日市面稍定，华娄两县纷将羁押人犯释放，入夜二更后，飞划营水师不断在市河中陆续东驶停泊，盖郡人士与该营沈管带有成洽也。府中学堂，今日尚上课，明日起暂停，清华、怀新诸校则已在今日起暂停。府中学生枪操所用之枪三十支，原向盐捕中营处借用，昨已由沈管带收回矣。

在沪资政院议员雷奋方还，江苏咨议局议员黄炎培、狄葆贤、龚

杰等发起，今日下午四时，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会，集议苏、松、常、镇、太自保办法，到会者百余人，公推姚文楠主席，首由黄炎培报告，谓今日开会宗旨，本谋自保办法，惟顷闻苏垣已经独立，程苏抚已允就民军政府都督，则今日祇须推举代表赴苏请程都督即刻宣布，一面传檄常镇松太四属，飭遵办理，维持地方秩序，众皆赞成。遂公推苏属杨廷栋、沈恩孚，松属雷奋、黄炎培，常属钱以振、徐隽，镇属狄葆贤、仲志英，太属王熙元、许朝贵共十人，当晚到苏，谒见程都督面呈一切。

注：钮永建字铁生，上海人，光绪癸巳举人，湖北武备学堂肄业，历游日本德国研习军事，在广西创练新军，以革命嫌疑解职，光复时又任沪军都督府军务部长，苏军都督府参谋厅长，南北议和时任参赞，嗣一任江苏省主席。谢葆钧字宰平，华亭人，廪生，豪迈有干才。原松江府中学堂监督，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嗣转任常熟县知事。沈维贤字思齐，华亭人，光绪辛卯举人，工诗词书法负经世才，官终浙江仁和知县，著治迹，嗣选任江苏省议会议员议长，参议院候补议员已应补矣，会曹锟贿选事起，即退席南下与姚文楠辈组全社以正之。（沈氏反对贿选事，嘉兴金兆蕃所为墓铭亦竟遗之，今微叔老言沈氏之风节几晦矣。壬寅五月诗庭）。钱铭铨字选青，金山籍，附贡生，世居郡东郊复园，先世守山阁，以藏书刻书名于时，嗣选任江苏省议会议员，一任税务所长。杨了公名锡章，字至文，华亭人，岁贡生，官宝山训导，工诗词，善书。光绪季年，以忤郡守戚扬被戚参革，参与辛亥光复，事定即摆脱名义，返居沪上。嗣一任奉贤县知事，不三月，即弃之归，创立孤贫儿院于郡西郊，割产鬻书以助，造就甚众，性旷达不羁，佯狂玩世，人因以杨痴目之。雷奋字继兴，华亭人，诸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归国后，迭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与同郡陈陶怡，苏州杨廷栋友善，南通张謇尤引重之，通法律，有辩才，辛亥国体改革，佐张謇建议尤宏，（见刘垣辑张謇传记）。郑权，字子松，浙江归安籍，先世经商寓松，光绪壬寅浙籍副榜，嗣长松江县商会多年。戚扬字升淮，山阴人，光绪进士，松江府知府，嗣出任江西道尹，袁氏洪宪时擢江西省长。沈葆义字梦莲，奉贤南桥人，早岁结徒党横行，人呼曰南桥小阿妹，清季受抚后，折节

称循谨，任飞划营水师第三营管带，兼盐捕中营，嗣任江苏水警厅长。杨荫安名兆椿，华亭人，光绪丁酉举人，嗣任奉贤县知事，因事解职，改名辛润，曾在陆军部工作。沈光才字华轩，湖南湘阴人，江南提督。余志斌字道生，参将职，松江第一留防营管带。刘炳峰第二留防营管带。刘世奎字昆田，第三留防营管带。雷补同字谱桐，华亭人，光绪戊子举人，历官外务部右丞，出使奥国大臣。杜崇祺字鼎梅，娄县人，附贡生，刑部员外郎（雷杜两人虽被推而未出任事）。提督署，向在郡城，清末刘光才卸篆，张勋接任，已不驻松，仅于各防营遥领而已。曾见张勋在九月十四夜，军事紧迫之际，致余志斌一札，附录备考：

“道生仁兄大人阁下，今晚接来电，已电复矣，分驻龙华防队如果彼处事急，非孤军所能抵，只好飭令相机回松，统希斟酌情势，饬令妥办，至要至要。此请台安。弟勋顿首十四夜”（是札藏上海文管会资料室）。

光复后草创纷扰时期

十六日晨，上海民军派人来松，探察进止。郡中各界人士并悉苏垣独立消息。乃迅发传单，召集绅商学政军警各界，至城自治所开紧急议会，郡守戚扬，亦派员列席，公推钮永建为临时主席，钮起称：

“离乡日久，未悉近年故乡情况”。随由杨荫安发言：“时局艰危，治安尤宜注意，近日留防军队，已有至典当恃众强质者，故非设统一机关，担任防遏，易生巨患”。遂公举钮永建为军政部长，钮起言：

“鄙人学殖芜浅，第对于父老昆弟，极愿稍尽义务”。嗣议举民政部长，其时与官场夙联络者，颇属意及戚守，大众哗然。乃举谢葆钧为民政部长；并举沈惟贤为司法部长（沈方自浙江仁和县任卸事回）钱铭铨为财政部长；另设参谋部，公举杨为公掌其事；警务长推杨荫安主持。沈惟贤起称：“鄙人自杭垣归，见杭州独立，官长照常借重，今我松似欲并去府县，人民习惯已久，恐骇耳目，且司法一席，于旧律不适用，新律未有依据，更审判乏人，恐不便率尔从事，请俟三日后复命”。谢亦起辞。钮曰：“吾民生死关头，争于今日，深望

诸君共肩鉅任，力图进行”。旋议决请华娄两大令照常办事，即召两县漕总至，令将已未征解银款，刻日全数缴报，并查得强当衣物者为留防二营兵，张寿椿奚叔平两人驰赴该营慰导，随集款准备发饷，至第一第三营，仍请余志斌、刘世奎两参戎，管带巡缉，即日成立军政分府，以提署为府址，当由参谋部撰贴安民告示云：

“照得武昌起义，同胞万众一心，凡吾义旗所指，罔不鼓舞欢迎，各省各城恢复，从未妨害安宁，松江毗连上海，铁路交通著名，一经大兵云集，损害自必匪轻，今奉军政府命，但令各界输诚，兹已纷纷归顺，具见敌忾同情，惟愿亲爱同胞，仍各安分营生，洋人生命财产，切勿乘此相侵，转瞬民国成立，人人共享太平”。

布告所钤印，乃松江府印，而删去满文一面者，华娄沈李两县令，亦同出安民告示，署衔中华民国华娄民政长。今日会议，戚守不亲列席，当派员到府署，陈述众意，戚守即将印信交出，并约三日内，交代地方公款，及一并未了事宜，大局遂定。

上海都督府，随派沈励为松江军事参谋，并委钮永建在松组织维持秩序，松江军政分府暂行章程如下：

第一条，松江军政分府，暂分四部如下：

(一)军政部、(二)民政部、(三)财政部、(四)司法部。

第二条，各部设部长一人。

第三条，军政部组织法，及办事细则，由军政部长另订之。

第四条，民政部应办事宜，除巡警由警务长专任外，统由民政部长规划进行。

第五条：财政部应办事宜如下：

(一)支配出入、(二)征收赋税、(三)筹募饷糈、(四)收管公款。

第六条，民政部、财政部，得设助理员若干人，由部长委任之。

第七条，司法部长专任本地方司法行政，在审判厅未成立以前，一切词讼，暂设审判员理之。

军政分府职员表：

军政部长钮永建铁生，财政部长钱铭铨选青，助理张开圻啸眉，总务科长夏允麟昕渠，编核科长李维翰芭香，饷糈科长周作孚葵臣，赋税科长周钺铁桥，文牍科长吴维馨挹珊，司法部长沈维贤思齐，审

判科长蔡光辉季平、陆龙翔坎生，收支科长符庆林茂园，文牍科长姜文傅撰勋，收呈员姜撰勋，审判员沈唐、李葆钧，民政部长谢葆钧季平，科长马超群逢伯、倪伯英，科员叶润春、吴子祥、沈受方，警务长杨兆椿荫安。

留松之旧防营军队，纪律素窳，当由军政分府，责成防营管带余志斌、刘世奎负责弹压，担任保护地方治安。

枫泾防营未靖，已由军政分府就近办理抚剿。戚守自交印信后，本约在未交代以前，不离署一步，当晚忽传其穴壁图逸，经伤骑追回。同时第一营留防管带余志斌因发饷事第二营兵与之大起齟齬，竟至丛殴成伤，纷扰蜂起，因之讲武会、警察队、巡防队、商团、自卫团，各荷枪分班，彻夜巡查，戌夜有一素患风疾之楚人某，向巡查队夺取枪支，经拘送巡警局讯办。城内自卫团成立后，连夜认真巡查，颇为得力，东门外亦由杨碧池等组成六十人，日夜巡逻。

十七日，各部人员在城自治所办公，群以华令沈唐年老多病，拟趁此归并两县办法。

耆老杨古酝致杨了公函：

“了公吾弟鉴，幸勿仇戚公，护之使生还，足徵雅度，获福且无量。愚兄葆光百顿首，力疾以请九月十七日”。

杨了公复书：

“夫子大人尊鉴，了公忝为参谋部长，已派中营府沈葆义前往保护，待其交代清楚，护送到上海租界，并劝其勿回故乡，以免意外之虞，专复敬请钧安，弟子了公千顿首复”。

昨晚有营卒丛殴营官余志斌事发生，军政分府钮部长亲至小校场集合营兵，逐一点验，当众演说谓：“军人资格至为高贵，不宜自待菲薄。至恃众犯上，尤违纪律，惟昨日之事营官总有不合处，致生恶感，此后宜勤加操练，痛涤旧习，勉为完全军队，以增国光。旧时月饷，不足以资温饱，今后当照上海，一律发给，务令大家满意，吾言至此”。兄弟们悦服者举手，众皆举手，钮复抚慰再四，令各兵推举什长，皆曰什长好，又令什长推举哨官，众又曰哨官甚好，钮问是否出于诚意，众皆曰诚意，钮欣然曰：“师克在和，军中最忌意见，今上下和洽则使臂使指指定有效果，谁谓尔等非好军队也。大局初定，现